



黄永玉先生。

# 无愁河上的老顽童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“人只要笑，就没有输”，这是黄永玉经常说的话，经历过近百载世间风霜，这位画家老头越活越通透，人们习惯看他笑，看他稍有点玩世不恭地调侃自己和身边的世界，看他把一条沅江活成了自己的“无愁河”。“无愁河”不停地流啊流，带走了忧愁，带走了人世间的纷纷扰扰，也带走了黄永玉。2023年6月13日凌晨，就站在百岁的门槛上，这位顽皮的老头偏是不愿一脚跨过。他去了，去另一个世界去找那些“比他老的老头”们去了。



1956年，黄永玉的版画《阿诗玛》轰动画坛。



1980年黄永玉设计了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“猴票”。



2023年黄永玉设计的兔年邮票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## 生命的张扬

黄永玉作画用的是一支毛笔，这使得很多人在刚一接触到他的画作时都会大跌眼镜——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画家的作品居然如此潦草。他画鼠，脑袋极大而尾巴极细，再配上一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这哪里是毛笔画，这分明是卡通嘛。黄永玉画自己也是这样，稀稀疏疏的几缕头发，嘴里叼一个大烟斗，裸着上身，光着脚，一身皮肤松松垮垮，这好像是从某部动画片中走出的人物。但是，黄永玉的画耐看，耐细看，他笔下的鼠目光极有神，虽说鼠目只有寸光，但是这寸光却是那么可爱，仿佛它正透过画纸悄悄地看着这个世界。而黄永玉的自画像却是要配上字一起看：“余五十岁前，从不游山玩水，至今老了，才觉得十分好笑。”这略带自嘲的言语配上图画，看似轻松，却是讲述着人间沧桑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还是那只猫头鹰，看着看着便会觉得这便是黄永玉自己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貌似洞察了人间的一切，再配上“做好事常处于毁誉之间”的题字，读者们看到的不仅是画，还有人生哲学。

黄永玉的画作中往往蕴含着一种来自生命内部的张扬，看他为壬寅虎年画的那幅年画，那只老虎威严中又不失可爱，似乎要扑出画框一样，旁边的题辞也是简单明了的八个大字“虎王在此，诸邪滚蛋”。壬寅虎年开年之时正值疫情肆



黄永玉画端午节。



黄永玉画鼠。



黄永玉画猫和鼠。

虐，这幅画作看着就提振精神，而此时的黄永玉已经是九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了，在这个年龄上还有如此澎湃的情感，这本身就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了。黄永玉笔下的人物或动物即便再消瘦，他们的轮廓也是拼命向外拓展扩张着的，他笔下的龙虽然松枝一般的枯干，却在弯弯曲曲间将身体形成了一个圆，满满地盘踞着整幅画卷，而被它环绕的空间中则充满了昂扬的气魄。

黄永玉戏谑于严肃之间，看似信手为之的画作中却蕴含着极厚实的内容，他并非不会工工整整地作画，他在上世纪50年代所作的《阿诗玛》早已经是公认的套色版画经典之作，他只是在用画作来表现自己的生命以及对世界的理解。百年间，神州大地风起云涌，黄永玉是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，他说：“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。并非纯真，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。”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黄永玉总是喜欢将纯真的一面展示在画面上，至于观者能否从中读出弦外之音，这便又是另一件事情了。

## 艺术的快乐

黄永玉的作品是接地气的，他作画的原则便是让自己开心，也让看画的朋友开心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黄永玉的画作有时候并不在美术馆里，而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

黄永玉是湖南湘西土家族人，湘西人淳朴好客，自古好饮酒，好饮酒的地方当然出好酒，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，湘西的酒厂曾经一度为产品销路发愁。此时，黄永玉帮了乡亲们的大忙，他将湘西的一款酒命名“酒鬼”，并创作了一幅《酒鬼背酒图》，上面题辞“酒鬼背酒鬼，千斤不嫌赘。酒鬼喝酒鬼，千杯不会醉。酒鬼出湘西，涓涓传万里”，从此，酒鬼酒便借着黄永玉的画作走出了湘西。如今，当人们打开电视，酒鬼酒的广告仍然用的是黄永玉的这三句题辞，人们在品尝美酒的同时，也对黄永玉的诗画交口称赞，可称得上是艺术与生活结合的一段佳话了。

除了酒之外，黄永玉还设计了多枚生肖邮票，邮票史上第一枚生肖邮票庚申猴票便是他设计的，这枚当时标价八分钱的红色邮票如今已经是千金难求。时隔三十六年之后，黄永玉又再次设计了两款猴票，一款是一只猴子举着桃子，寓意吉祥，而另一款则是一只大猴子抱着两只小猴子，寓意家庭美满。据说，在最初设计第二款猴票时，黄永玉原本只是画了一只大猴子和一只小猴子，但考虑到此时二胎政策已经放开，便又加上了一只小猴子，仅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，便能体会到黄永玉作为艺术大师的匠心。当然，黄永玉的艺术风格有时候也给自己招来一些小麻烦，例如癸卯年的“大蓝兔子”，这的确是一只特别“黄永玉”的兔子，但和人们心中萌萌的小白兔相差甚远，此兔一出，可以说是一片哗然，各种声音接踵而来，而黄永玉只是通过视频风轻云淡地说：“画个兔子邮票是开心的事，兔子大家都会画，也不是我一个人会画，画出来让大家高兴，祝贺新年而已。”当然，这个回答也很“黄永玉”。

## 忧郁的碎屑

黄永玉走了，“无愁河”还是在静静地流，河边的那个小镇名叫凤凰，提起凤凰，人们便会想起著名作家沈从文，说起来，沈从文还是黄永玉的表叔。在沈从文的《一个传奇的本事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，说是沈从文曾经与一位学美术的表兄一起租房度日，在这期间，表兄对一位同学美术的杨小姐心仪已久，却苦于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，便央求擅长写作的沈从文代笔写情书，每每情书写好，这位表兄还要赞叹一声“老弟，真好，真可以上报”。杨小姐收到情书后还经常向沈从文提及表兄的文采好，殊不知这就出自沈从文的手笔。故事里的这位表兄便是黄永玉的父亲，那位杨小姐便是黄永玉的母亲，可以说，没有沈从文的做媒，就没有黄永玉这位后来的美术大师，当然，黄永玉也对他的这位表叔一生钦佩有加，他将有关沈从文的回忆命名为“这些忧郁的碎屑”，而如今，黄永玉也将自己汇入了这些碎屑当中，随着沅江这条“无愁河”流淌去了更远的地方。

黄永玉一生不走寻常路，即便是遗嘱，也写得超凡脱俗，“待我离去之后，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。火化之后，不取回骨灰。”“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，回到大自然去。请所有人尊重我的这个愿望。”死生亦大矣，黄永玉却淡然处之，至于那些世间纷扰，就留给后人评说吧。其实，艺术本身就是无愁河，而黄永玉也把自己活成了“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”。黄永玉说：“想我的时候，看看天，看看云”，也许，某一朵云彩背后，这位有趣的老头正手捏着烟斗，微笑着看着这忙碌又美好的烟火人间。■